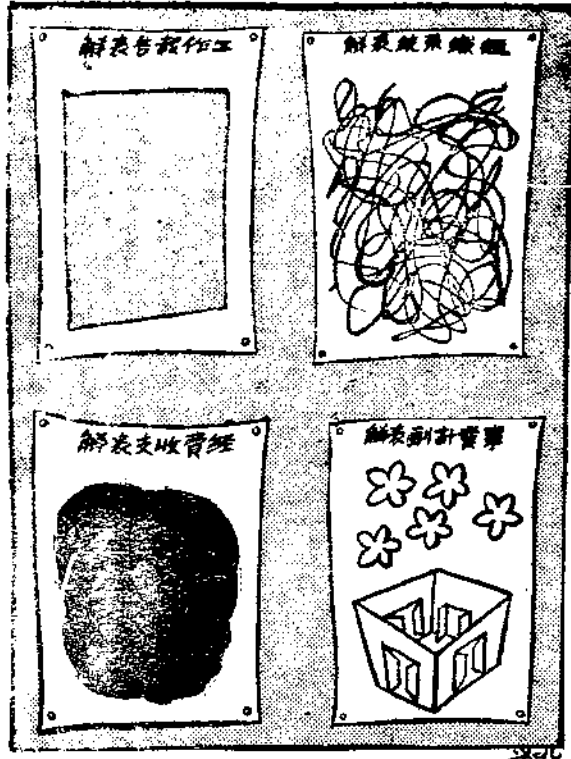


經緯出版社發行

戡亂與造反

都不是今天應做的事



代某機關作

張文元作

經緯

民主政治的兩大勁敵

經濟既得利益者羣形成的**官僚資本集團**

討伐官僚資本集團

政治既得地位者羣形成的**腐化官僚集團**

目前要救國救民，祇有高舉義旗
向官僚資本集團大張撻伐！

本期要目

- | | | | |
|---------------|-----|-------------|-----|
| 經濟評壇 | 程仲文 | 文法教師與船夫 | 何公超 |
| 民主政治的兩大勁敵 | 丁布夫 | 追尋幸福的原因 | 侍桁 |
| 討伐官僚資本集團 | 吳澤炎 | 參加「中國名畫家叢刊」 | 溫耀 |
| 蕭牆禍 | 蕭克念 | 經緯信箱 | 唐吉 |
| 中了「少年維特之煩惱」的毒 | 尹雪曼 | 經緯拾零 | |
| 武昌去來 | | 經緯曲線 | |

新一卷四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版

恒豐印染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廠申 馬當路三八〇號 廠南 南郊路永春巷三八號

各種註冊商標

無敵圖 五倫圖

衡峯圖 仙樂圖

九榜圖 偕美圖

金恆樂 健身圖

五子奪魁 鳴晨圖

各種精良出品

花色丁 各色府綢

花麻紗 各色細斜

花府綢 安安色布

花嗶嘰 士林色布

花直貢 納富妥布

花縐呢 各色嗶嘰

花洋紡 各色直貢

總管處上海北無錫路廿八弄三號電話九一七二六〇七

分廠事務所寧波蒼水街四號電話〇四四四

大同染織廠

榮譽出品

色布	安安藍布	士林藍布	斜紋布	直貢	嗶嘰	襯衫府綢	素府綢
時令童	四弟弟	天球牌	象牌	武財神	壯虎牌	羣羊牌	羣羊牌

廠址：上海惠民路五八〇號

電話：五一八〇七

新毅染織廠

商標出品

耕織圖	萬壽圖	金陵塔	新條府綢	新條漂布	新條絨布	各種色布
-----	-----	-----	------	------	------	------

總管理處——

上海江西路天津路永源里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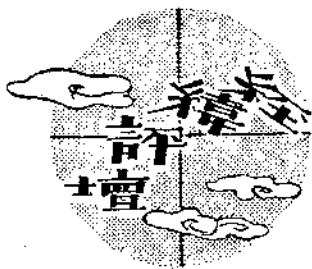
電話—— 10760 17675 13287

第一廠——無錫熙春街

第二廠——南京白下路

第三廠——蘇州平門華昌街

第四廠——常州東門外水門橋



「戡亂」與「造反」

都不是今天應做的事

政治空氣沉悶，應在任何理由說，應是件令人擔憂的事。老百姓從戰爭的恐怖中過了八年的逃難生活，現在又被國內動亂逼得如水益深，如火益熱，這苦處真是無處申訴。在這樣

。願我們愛國愛國的人們來批評我們這個態度的正確與否。

的事實下面，一個老百姓的對國是念頭應該是對的，也應該是任何人應該接受的。可是我們想一想，今天的民主究竟是怎樣的民主？這種聽老百姓的意見的理論，恐怕還是未來派的理論。

所以有人說「中國如不幸而內戰不免，也必須叫人民知道責任究應誰負？」這種思想我們是不贊成的。真正謀國的人，應該知道在今天講以打仗的手段來達到政治上的任何目的，都是不上算的，況且政府的「戡亂」所能解決的問題，最多也祇能消滅好亂成性的共產黨，并不能產生更多的結果，而現在我們國家所需要的，却不祇是消滅好亂成性的中共而已。

我們所需要的，政治清明，政效大著，建設猛進，人民康樂，這些，打倒了共產黨以後，依然是成問題的，所以我們以人民的見解，覺得戡亂云云，實非可以擁護之事

中共的錯誤在那裏呢？他們把今日中國，當做上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俄羅斯，他們把今日中國當做秦

始皇末年的重演，所以他們要想做「列寧」「史大林」，要做「漢劉邦」，可見他們就弄錯了，現在中國的政府從八年苦戰中打退了日本

，也解脫了五十年來帝國主義的羈縻，所以在人民眼裡，蔣主席絕不是沙皇或秦始皇，反之却羣心歸附，所以中共的行爲犯了極大的錯誤，他不會收到列寧史大林以至漢劉邦的成果，也是必然的。

內爭結局只一個

中國變成殖民地

問題在什麼地方呢？中國不能團結，不能統一？說來當然非常複雜，但也十分簡單，就是只要看伊朗印度便可明瞭。中國的複雜與伊

朗印度的複雜是一樣的道理，用這個道理，便可以明白根本的癥結所在。

國際之間，有力量的希望中國亂，加強或助長你亂，當然只有亂下去了。也只是這個原因，所以我們說政府的戡亂沒有意義，中共的想做漢劉邦也沒有意義。有了國際的勢力，戡亂愈戡愈亂，有了國際背景，愈革命愈成殖民地，中共萬一能成功，將來後悔和頭痛的事，恐怕不堪想像的。

懷疑仇恨何時了

毫無顧忌是罪人

國共之間有算不清的賬，有打不完的官司，我們以為留待以後算吧，當作一件政治問題來算吧，如果算的結果，任何一方在天秤的一端飄起了，老百姓會補償你的。這補償應該是政治家最豐厚的收穫。爲什麼我們的政治家們棄之如敝屣呢？

這一個星期，總算形成了愈發不可收拾的局面了。馬歇爾只好到教堂裏去去祈禱，周恩來有返淮陰去的消息，淮陰正是蘇皖邊區的司令部，毛澤東赴京也只是一種謠傳，不會成爲事實，政治空氣低調沉悶，已令人悲觀。回頭來說，即

使政治協商得好，毛澤東還不是到過重慶的嗎？協商會議，不是簽過字的嗎？所以馬歇爾在無可奈何的時候說「國共雙方毫無顧忌從事宣傳，以加強仇恨與猜疑，」只是公平的譴責，又說「停止厭恨懷疑之造次宣傳」，這又是必須的努力。

京滬米價直線漲

公使爲民做甚事

政局不能安定，物價便不會平穩，這政局這轉的一週，糧價黃金也正比例地中演了一齣好戲。米價會漲出七萬大關，黃金則逾二百萬之數，這些投機家在笑，老百姓在叫，可是與政局的悲觀，正是忠實的反映，不足爲奇。老百姓的神經只能受物價的刺戟作反應，而不能反映政局惡劣的刺戟。投機家奸商却以政局的動盪作投機的資本。投機家加政局不穩則等於物價高漲。這是個公式。爲了米價突漲，老百姓在吶喊，這是由於徬徨而吶喊，但吶喊之後仍將徬徨。

上海市當局採取抑平米價的緊急措施，登記米糧，嚴禁囤積，這固然并非釜底抽薪之計，只希望辦事上不要有毛病，也算政府替老百姓做了件功德。我們這樣祝禱着。

物價工潮浪轉高

決心毅力乃能平

最後，我們說說上海，上海在市政更迭之中，舊市長錢大鈞去了，新市長吳國楨來了，來的來，去的去，這不僅是人的來去，也必然是政治作風的來去，這是中國的一般現象，錢吳交替，目不能例外。

在這來來去去中間跟着來去去的是物價與工潮。上海的工潮，在這一週又回來了。清道夫放了掃帚，已叫馬路上垃圾滿地，電車工人休息，電車停駛，交通便成問題，別開生面的是法院書記官錄事總請假，犯人也被關着沒有效審，熱一陣冷一陣的工潮，此番又熱了，何時冷却呢？新市長來能把牠冷却嗎？這對於新市長確是一宗過分的負擔。

國際間神經戰

在狂熱進行中

這一週的國際局勢，也同國內局勢一樣，面臨到重大的困難。共產主義國家與英美集團的裂痕，並沒有彌縫的徵象，彼此却掀起了好似國共之間的猜疑與仇恨的毫無顧

忌的神經戰。這種神經戰，比之五年前英美蘇之間對德義日的神經戰，一無分別。國內的紛爭，還有第三者馬歇爾出任「調解」，國際的糾紛呢？確也應該認真他們一番。可是現在却沒有這個人，過去羅斯福未死，他倒是有資格，現在，美國在國際間地位的低落，也就是少了這麼個人。

外長會議決裂了

罪責究應誰來負

外長會議，一場無結果，各代表分頭回國，心頭恨事，就在回家以後發作了，莫斯科「新時代雜誌」揭開了神經戰的序幕，以「原子武力外交」為題，指譴英美故意與蘇為難，又有文章罵貝爾納斯，說英美外交已放棄與他國平等合作政策，而試行「原子武力外交」。新時代雜誌幾乎出了一輯神經戰專號，說英美「國際反動勢力，對於尚未凝固的和平與安全之大廈，現正險謀加以傾覆」，這種罪名加在英美頭上，是很可以把英美當作希特勒墨索里尼化身的。貝爾納斯回到事府以後，發表一篇萬言廣播，他說：「倘蘇聯政府一如美國政府，反對成立蘇聯性的政治與經濟集團，彼等決不致拒絕准許中歐及東

歐國家開放門戶，與以便利與所有國家通商。」

貝爾納斯一名言

報復貪婪最危險

共產主義者氣量是比較狹隘的，寬於責己而嚴於責人，當然對於壞，我們不贊成姑息寬容，但是反省與雅量，仍為政治家風度，所以我們無資格譴責英美蘇的神經戰，我們却崇念着儒學政治哲學。「與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嘉善而矜不能」的國際政策，「厚往薄來柔遠人」的外交政策，貝爾納斯說的話，我們覺得很符合。我們儒家之道，「吾人之目標即係和平，和平絕難基於報復或貪婪的基礎上，惟有基於正義及公理之上。」「正義」「公理」，好一個微弱的喊聲呵！

伊朗戰火冉冉燃

世界和平受威脅

伊朗內戰，終於爆發了，這真世界和平的莫大威脅，伊朗亞爾拜然政府總理畢許伐里說：「蘇聯在道義上支持吾人之自由要求，吾國已踏上戰爭步驟。」他得意洋洋，充分表示是個「英雄」。伊朗內戰的發作，對於蘇聯是一個不可忽

視的因素，伊朗駐美大使阿拉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稱「蘇聯於蘇軍全部撤離伊朗限期後兩星期，仍繼續在亞塞爾拜，然干涉伊朗內政。」伊朗的內戰要把這個世界打得人人嘗嘗「原子」的味兒，這是最新鮮的「大菜」，比之流行上海的玻璃皮包，同為當世珍奇。

日本政潮漸平定

根本改造尙有待

在世界的另一個角落，可是不能忘却的是從這次戰爭中仆倒下去的侵略國日本，他在最近接續開了很久的政潮，幣原因總選失敗辭職繼起組閣的鳩山又因為戰犯罪嫌被麥克阿瑟撤除，黨派鬥爭劇烈，內閣變為難產，現在已由前外相自由黨吉田茂組閣，閣僚中又有問題閣員在法除中。日本的政潮在表面上算可轉告平定，但由於數十年黠武侵略的傳統，要找出真正民主和平的政治機體，恐怕還不是簡單的事。情形要看這幾年中世界民主主義究竟能否一帆風順？如果是的，日本的改造，會有希望的，如果不是呢，現在這個被人放在角落裏的國家，倒還有再露頭角的機緣呢。（竹）

民主政治的兩大勁敵

程仲文

經濟既得利益者羣的興風作浪，妨害民生主義之實現，政治既得地位者羣的恣肆妄為，妨害民權主義之實現。他們官僚資本家與官僚，都是不願實行民主政治的。

中國民主政治遇到兩大勁敵，第一是經濟上的既得利益者羣的興風作浪，第二是政治上既成地位者羣的恣肆妄為。我這句話不是惡意侮辱，而是有事實為證的，去年政府頒佈過一道律令，要叫黃金購存戶繳金百分之四十，這一下把那些靠黃金投機起家的既得利益羣氣憤不平，他們也不願政府此舉完全爲了要充實軍費，加強反攻（當時日本尚未投降），只責備罵政府失了信用，叫政府以後再有徵募，老百姓不會相信，鬧了很久很久，直到勝利了，他們却又把黃金投機的「損失」，要取價於另一種投機，勝利後物價的波動，就是他們再一度的興風作浪。這一種興風作浪，現在已形成連續發展性，直到今日，愈演愈烈。

另有一種政治上已站住地位的人們，他們却把這種地位，看成房屋田地一般的「不動產」，死也不肯退讓，爬了上去就不肯退下來，不放鬆，不屈就，因此，弄成所謂官吏一手包攬，就是這些人，黨國要人，歷數十年，愈老愈俏，這一次政府改組，把王雲五充任經濟部長，這已是十年來罕見的奇蹟了，其他的人物呢？還不是等於「換一次防」！最令人發笑的是所謂人民代表的「國民代表」，他們有的九年前選出，顧名思義

，還能「代表」甚麼「國民」？然而他們的既成地位，就是「不動產」所以也只有不動他，免麻煩。國民大會，百分之百開不成了，蔣主席也宣佈不能不延期了，但是有一些代表說：「國大不開，決不離京」這真是令人發笑，政治既得地位者羣，他們的頭腦裏實在太缺乏現代政治常識了

記得羅斯福生前說過：他要在總統任期屆滿以後，要辦一張報做一個新聞記者。英前首相邱吉爾當普選失敗以後，以首相之尊，立刻屈爲議員之一，可是他仍力竭聲嘶，做着他志願的工作，毫不消極，最近來港的美國振災特使胡佛，他對杜魯門聽命的時候聽命，報告的時候報告，并不自倚十多年前的老總統資格還在杜魯門之上，而不肯委屈。羅斯福第四度連任總統，在美國是史無前例，可是一度四年，也不過十二年，我們呢？三十年元老，纔是黨老資格够够。已爬上了政治舞台的即使以「部長」「司長」的官兒，一旦失意，便要放洋「考察」不願再留本國作平民，這就是說政治地位既爬上了，絕不能再爲屈下。另一方面，投機囤積的官僚資本家，已經撈到手的錢，就不肯施捨，財產是私有的，政治地位也是私有的。

於是，民權便只有屈服於官權之下，民生也

只有蹂躪於官產之下，官僚與官僚資本，他們有了保險的護符，任何人奈何他不得，民主主義云云，就被弄得變形走像，狼狽不堪！所以，我說：經濟上既得利益者羣的興風作浪，與政治上既成地位者羣的恣肆妄為是民主政治的兩大勁敵。實在地，放觀國內現象，對於既得利益的保護，對於既成地位承認，已是極爲尋常不足爲奇的事。也可以說是必然應該如此的事。比如財政當局對外匯匯率的決定，就以黑市市價作標準，政府的措施，却叫「黑」的變爲「白」的，至於一個官吏的升沉，在×××應予免職之外，必有一條，「另有任用」的連帶條文。而且毫無疑問官吏升沈，一定是好比軍隊「換防」，從甲地換到乙地，從甲機關換到乙機關，好像說一個官吏，已經做了這件事，只有人地相宜與否的問題，而無能力濟否的問題。這樣當了幾年官，必有「地位不變」的觀念，有了「地位不變」的觀念，就毋庸顧到人民的依違，也就必然就變爲官僚，變爲民主政治的勁敵！

本刊黃一蒙先生說要制退官僚資本的發展，我很贊成，官僚資本家靠既得利益的不可侵犯，而不問取之是否有道，有否剝削業人的弊病，一切都不管，於是造成了偏枯，壟斷，使社會民生，形成兩個顯著的階級，這就是官僚資本在作祟。民主政治是要提倡「不虞匱乏之自由」的，要注意到「社會一角的饑饉，就是整個人的不幸」的，因此，我們要確認官僚資本的發展，百分之百是阻礙了民主政治的實施，是百分之百的民主政治的勁敵。最後，我鄭重地再說一遍：官僚與官僚資本集團是民主政治的兩大勁敵！

討伐官僚資本集團！

丁布夫

抗戰時期如無官僚資本作祟，抗戰之果，必較新鮮甜蜜多多，抗戰之花，也必較嬌艷芬芳多多，如果今天的勝利全是為三民主義的，我們便可以發露愉快的微笑了。然而，一切都官僚資本集團劫掠去了，我們要向他們高舉義旗大張撻伐！

今日饑饉困計，危害民生的最大敵人，莫過於官僚資本集團。我們為國家的安全，民族的生存計，特倡言國人，速起策策策力，來共同討伐他們！

抗戰中偏重軍事原因，不免鬆懈了政治與經濟的督察，官僚資本就在這時獲得了一個良機。當抗戰將士在前線浴血拼戰的時候，也就是官僚資本在後方大肆活動的時候。於是戰前紅極一時的買辦資本，也就趨交附勢與腐化官僚結納起來，腐化官僚也需要這種買辦餘孽為代理人，搖身一變，或兩者合流官僚資本的集團就形成了。

中國在苦難的八年當中，官僚資本家却青面獠牙手舞足蹈，窮兇極惡，洋洋得意。官僚資本之可怕，乃在有政治力量作背景，為其掩護，為其利用。你在交通運輸方面沒有辦法，而我却信手拈來，毫無問題；你只能在物資管制的範圍內經商，我却随心所欲，擇肥而噬；不特此也，他們更進而操縱法令，左右政策，使與本身利益相合拍，制定法令，使那非法利得，成為合法的利得。這些人已經發了大財了，發了國難財，也發了勝利財了但面對着他們的是些什麼？是痛苦，

是饑饉，是死亡，是動亂！

我們絕不會健忘，在重慶，在昆明，在西安，在整個大後方，我們的老百姓已遍嘗過他們的賜予了，已看清楚他們的面目了，他們辦銀行，開公司，投機囤積，用盡一切的方式，進行高度的剝削。他們剝削的對象是國民的生計，社會的生存，和民族的生命。

官僚資本集團在抗戰中削弱了抗戰的力量，已是千夫所指的事實。老實說：中華民族的血，如果全部是為三民主義的實現而流的，那末我們今天所含勝利之果，一定要新鮮甜蜜多多，今天所見到的勝利之花，是會嬌艷芬芳多多。如果今天的光榮勝利全屬於三民主義，則也許我們已跨入建國的坦途，微笑而流着熱汗，何至遺憾？然而今天一切應得之果却變為夢幻，這就是給官僚資本集團掠奪去了的，我們要索償應得之果，我們要高舉義旗，大張撻伐。

勝利還都，官僚資本集團，也先着祖鞭，早已還都了，到今日為止，他們的魔掌已攫取了京滬津粵一帶的物資。官僚資本集團與風作浪，搖擺擺擺，實為禍國殃民的罪首禍魁，不容寬縱！

官僚資本家是寄生於現政權的夾縫中，腐蝕了現政權的政治生命，使政治中心衰老腐敗，黯然無光。我們不諱言今日官僚資本集團已根深蒂固，建築於官僚政治的基石之上，如同頑強的病菌，非可一撲即滅。官僚資本這樣頑強地存在着，作祟着，使民主政治不能獲得實際，民主憲政要不分貧富，人權平等，幾能實現；可是官僚資本家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是人人守法，我則玩法，人人餓飯，我則吃飽的。偏枯，獨佔，壟斷，民權與民生都被一一制命重創；於是纔有假民主之名的野心家造謠叫囂，投機取巧，愚弄人民，其所以造成今日動亂的局面者，官僚資本集團，實應尸其咎！

我們為了一「民權」的不被折扣，「民生」的普遍獲遂，以至民主憲政的真實實現，我們都必須大張撻伐，打倒官僚資本集團！我們為了安定社會，平定人心，取消政治投機，消弭內亂亂源，我們也應該大張撻伐，打倒官僚資本集團！

文法教師與船夫

公超譯

(阿拉伯故事)

個自尊自大的文法教師乘了一隻小船。他問船夫道：「你學過文法嗎？」

「不」，船夫回答。
「那末，」文法教師說，「你的生命已經失去了一半了。」

那船夫心裏悲傷得很，找不出話來回答他。風把小船捲進漩渦裏。船夫向文法教師道：「告訴我，你會游泳嗎？」

「不」，文法教師說。
「嘿，文法教師，」他說，「那末你的生命已經全部失去了，因為小船正在漩渦裏沉沒下去。」

蕭牆禍

吳澤炎

我們本來是窮國，而又窮得不平均，這就是造成目前混亂局面的根本原因，要打破這個不均之患，道理只有一個：就是「要向有錢的人拿錢」。

因此作者的觀察，就認為問題的嚴重性，還不是外在的，而却是內在的。

目前的局面，誠然波譎雲幻，極錯綜複雜之致，却可以用一個字來包納，亂；而亂的根源，又可以用一個字來說明：窮。

中國是向來被稱為地大物博的國家的，然而近二十年來的經濟研究，已經證明中國的地大誠為事實，物博頗有問題；至少和現有的人口數比照起來，『物』可以說相對的乏。中國本質上還是一個農業國家，而農業生產受封建剝削關係的束縛，始終停頓在極原始的階段。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世世代代在飢餓線上掙扎；能吃不飽穿暖，在農民看來，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生活了。

抗戰發生，又使國內僅有一點工業萌芽，橫受意外的打擊。在戰爭的重負之下，經濟情況：越來越凋敝，自然是可以想像得到的。然而在這一方面所可以注意的，是戰時的戰爭重負，並非是由全國人民平均負擔的。在戰時固然也有過『有錢出錢』的口號，然而八年來戰時財政的根據和歸宿，始終是把戰爭重負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轉嫁到無錢者的身上，尤其是轉嫁到在戰前

是便已經在過難民生活，談不上仰事俯畜的農民身上。

如果說戰爭在外國——無論為資本主義的英美，或者為社會主義的蘇聯，是一種壓平的力量 (leveling force)，是使人民各按其所有負擔起戰爭的支出，使社會的財富保持平衡，而在我們，戰爭却使國內財富的分配，越來越偏在，集中，和畸形了。全國絕大多數人經過戰爭八年以後，是變得更窮了，生活標準一而再，再而三的往下跌，以前在飢餓線上掙扎的，現在奄奄一息的躺在死亡線上了。他們包括農民，工人，低級公務員，以及一大部分只有飢餓自由的自由職業者。反之，則一個既成利益的集團形成了，他們包括政治上的一部分顯要，利用政治權勢而孽孽謀利的官僚資本家，靠囤積，投機的發國財財者。一個國家應付其財政的支出，原來有三條路，借債，徵稅，和印鈔票（發行通貨）；一個國家要避免戰時財富的偏在，只有利用租稅的政策，把戰爭較大的負擔，以累進的稅率，加到有錢人的身上。過去的事實如何呢？國家固然三條路

都走了，可是第一條路，外債因為要看債主的臉色，自然不能由自己打如意算盤，天然受有有限制；內債也會舉行過幾回，但一方面有錢人消極怠工，而實行攤派，則人民實在太窮，亦有無法推行之苦，（當然如果特別有利的，如美金公債之類，有錢人又表示特別合作了，而且爭先恐後的搶購了），所以也不能解決戰時支出的急需。第二條路應該是一條正當的路徑，而且是強迫有錢人非把錢拿出來不可的一條路徑，然而這條路走得最尷尬，最違反本意。以有錢人為對象的所得稅。過分利得稅，遺產稅等等直接稅體系，至今沒有完備，其中有的或者根本沒有執行，執行的也是幾乎毫無例外有名無實。反之，以一般平民為對象的關於日常消費品的統稅，則雷厲風行的執行惟恐不力。此外，尚有名目繁多的苛稅雜捐，甚至鄉下人挑一擔菜到菜市場，還得向警察局區公所一類的機關納捐。戰時的租稅政策，不問在財政的觀點上有了什麼結果，最低限度從社會觀點言，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大失敗。這兩條路都走不通，於是第三條最容易最危險的路，便成為勢所必至的歸趨。大量的發行，造成惡性的膨脹，而通貨膨脹，又需要更大的發行，惡性循環，推演下去，在既得權益的有錢人，長袖善舞，外匯實物，左右逢源，而原來便已赤貧的人民苦矣，一般人的所得，聽起來越來越大，然而生活却越來越活不下去。

前面已經說過，目前的局面，萬言千語，總不脫一個亂字，而亂的根源，即在於窮。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這個造成目前混亂局面的罪魁禍首——窮，實在包括兩面：一、我們本來

中了「少年特維之煩惱」的毒

蕭克念

這樣沒有感應沒有表情的挨過許多日子、到十五歲了、這個時候、有一種強烈的浪漫氣流轉到了我們偏僻的縣城、這縣城有公私立的三個中學、和一個男子師範、一個女師範、那浪漫氣流像時疫一樣的迅速傳染開來、幾個中等學校的全數學生、幾乎都染上了。那毒苗就是郭沫若譯德國大文豪歌德的一少年維特之煩惱、帶這時疫來的、是上海南京漢口各地聘來的幾位男女教員、不多久、學校就全變了樣。幾乎誰都自以為是那位少年維特、難則因為不知道燕尾服是個甚麼樣子、又沒有錢、沒法製來穿上、而都是將頭髮留得很长、有些甚至蓬得像個囚犯、低着頭、口中唸唸有詞、裝做若有所思的茫然樣子、同人談話、互相都堅決表示要自殺、盡量說些極端消沉頹廢的話、而有些記憶得來及自己製造的美麗語句、竟至奧妙得連他自己也不能了解究竟是甚麼意義、對方却連連點頭表示欣賞和同情、總之大家都莫明其妙、反正只要誰表示要自殺得更厲害、誰就更偉大、那些平日

好當代表出風頭的同學、已不再被重視、只有極力說要自殺的人才能受到欽敬、學生自治會的職員、都換了說要自殺的朋友、參加甚麼集會的學生代表、各校都是選的長頭髮說夢話的要自殺者、自殺是一個最摩登的名詞、因此誰一說話就首先記得這個名詞、否則就顯得是落伍了。

「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少年女郎誰個不善懷春」、可是那個時候的那些要自殺者、還並不知道鍾情、既不懂得戀愛、也沒有戀愛、有一位李同學在星期一忽然宣布、說他昨天在某某潭和愛人決定了準備自殺、有些人就要開會慶祝、可是另一位同學說昨天他也在某某潭遊玩、他看見李自己所說的愛人在一起遊的、是李的在女子師範讀書的姊姊。還有一位同學正式宣布真的決定自殺、他發表了他的自悼詞、許多同學也贈了送悼詞、那天晚上他們還痛飲狂鬧了一番、自殺者就在半夜獨自走了、這回我們以為我們學校是真的出了一個偉大人物了、可是過了不到一個星期、這

位同學被他的父親送回到學校來、原來他是回家去了。

我每天在晚飯後獨自常去的校外那個荒郊、排滿了荒草萋萋的土墳、這個神秘地方我已不能一個人佔有、一到黃昏時分、差不多每個土墳旁邊都有一個長頭髮的影子在低頭坐着、好像是每塚墳裏的幽靈都出來看月亮似的、這就顯得我並不十分特別了、然而這個景象却給了我很大的安慰、我覺得我是一個先驅者、因為我早就是這個樣子、我原是發現並佔領這個神秘地方的哥倫布、這就仍然是以顯出我的特殊地位、他們也果然對我尊重得多、許多自命為自殺者都喜歡來同我讀文藝、互相表示敬佩、以至我所寫作一篇題為「荒郊月夜」充滿了頹廢氣息的散文、居然被選登為校刊的第一篇、幾乎使我戴上了文藝的寶冠、我自己也很覺難為情起來。

對「少年維特之煩惱」這本書、自然我也讀過不只一遍、只覺得特別合意、然而說不出其中的奧妙、我以為我才真是少年維特的知己、他也是我惟一的知己、雖則他有

是窮國。二、我們窮得極不公平。數千年前的孟子就說過一句富有真知灼見的話：『不患寡而患不均』，而目前我們却是既寡又不均！

關於「寡」的一層，我們只要說這一點就夠了：寡是相對的名詞，由「寡」而變為多，無論在理論上在實際上都是可能的，譬如實施工業化就是一條前途光明的出路。不過一層雖然說起來是根本之計，却不是六個月半年即能產生彰明昭著結果的事。現在所亟不容緩的便是在於如何來打破第二個患——「不均」。真正說來，民生主義最主要的任務豈非也即在此麼？

這裏並不想提出一個具體的草案；現在是一個專家的時代，而我們現在並不缺乏專家。不過不管專家的方案如何開出，不問是甲、乙、丙、丁、式，或一二三四式，基本指導原理，只能有，也只應該有一個：而有錢人拿錢，只要能做到這一層，亂的問題可說已經解決了一半。

否則，如果不嫌危辭聳聽，讓我們再引一句老話，『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牆之內也』。

歡迎 訂閱

綠蒂、也是爲了綠蒂、我却沒有、更不爲甚麼、而我們的煩惱是一樣的。我不知道我這藏着一種甚麼煩惱、這個時候已不僅是思念亡母的悲哀了、另外不知還有一種或者許多種說不出來的煩惱夾雜其間、覺得死了也不好、活着也不好、自從發現了少年維特這位煩惱知己、心中却又感覺有了一點安慰、甚至有所寄託了似的。至少以爲自己的煩惱有了依據、並且居然能够煩惱、也是以證明自己的特殊而不同凡俗。這樣就放心大膽的煩惱了、說話也說煩惱、寫信也寫煩惱、作文也作煩惱、思想也想煩惱、簡直不知那來的這許多煩惱。

這樣、終於還是想死、因爲死是煩惱的歸宿、也是人的歸宿。並且少年維特就是死了、這個世界只有煩惱、此外就是死、而死也就是煩惱的本身、於是就想自殺、幸好不知道爲了甚麼緣故、總算並沒有行、也沒有宣布、而煩惱也仍然繼續纏繞着、只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那個苦。

後來幸虧有一個十七八歲的校役、他也忽然煩惱起來、平時他總是喜歡看封神榜三國演義的、這也看起「少年維特之煩惱」來了、又還真的也居然煩惱、時常一個人大

聲感嘆、連呼「煩惱、煩惱」不已、這就使得許多維特的同志對自己的煩惱發生了疑問、假如連這個校役也居然能够煩惱、那末煩惱還有甚麼價值、倘若真的自殺、這個校役或許也會自殺的、同校役一樣豈不死得冤枉、有許多人就漸漸不願意再煩惱了、那些曾經堅決表示過的要自殺者、也不如以前一樣時常表示了、空氣日漸轉爲正常、那麼些長頭髮也被剪短了許多。

這一場風波、其總成績是女子師範的學生所收獲的情書、至少每個女生都連續收到過一個陌生人的信、因爲中學和男師的學生、都是在女師學生名冊或同學錄及傳達室的名牌上按圖索驥地記住一個名字、而接續發出其極力訴說煩惱的情書、因此有些不幸的女生、竟是連續接到許多陌生情人的信、這却够他們真的煩惱了。

我自己的收穫也不是完全沒有、那就是我的文藝頗有進步、我接續發表過許多甚麼「昏鴉」之類題目的散文、很博得一時的盛名、同學們都稱我「文學家」、其實那時我才真是一隻昏鴉、簡直昏得莫名其妙。

並且我又竟至瘦了許多。
(風雨少年之四)

廠織染德經

出品各色男女綫呢
花樣新穎別緻
保證永不變色
經濟大方
品質高人一等
最新貢獻
大量生產
十二磅久富細布
勻淨潔白
坯子始終如一

發行所 河南路八〇一八號
電話 一七二一
電報掛號 三四五三
廠址 梵皇路四八二五號
電話 七一四一二

牌老字正

電機織造
絲光線襪
長統舞襪
花口套襪
雙線夾底襪
有彈性

售出有均·司公大各
司公限有份股廠織針大正
品出譽榮
廠址 西藏南路一五九號
電話 二九五三八

追尋幸福的原因(續完)

高爾基作
侍 術譯

——俄羅斯人的剪影——

「這像一塊破片似地鑽進我的心裏去，我弄不掉它；它就塞在我的心裏，毒害着我。夜間我會坐在我的床上，兩臂懸在兩膝之間尋思着：『上帝呀，這是怎麼回事？你不注意我怎樣生活。我在此地，準備殺一個人，一個和我自己一樣的生物，那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上帝沒有答話」，
老人深深地嘆息着，開始在他的麵包上塗着菓子醬。

「你是一個驕傲的人，」我說，
又抬起他的沉重多毛的額，一心一意地注視着我。他的困困似的眼睛像是變成空虛的了，然而有一種醜惡的光在他的眼中閃爍着。

「不；為什麼我應當驕傲？」他答道，同時小心地分着他的鬚髮，不使它們粘上菓子醬。

「據我看來，一個人是沒有可以驕傲的地方。」
於是他小心地把小塊麵包送進他有鬚髮的嘴裏，好像他在對一個他並不十分關心的陌生人講話一般，用低低的聲調，像剛才一樣地講下去。

「是——是的，」他說，「上帝依舊沉默着。很快，一次誘惑的機會會來了。夜裏我們闖進鄉間一個人家裏，忙着工作，這時突然間我聽見黑暗中有一個睡眠中小兒的聲音：『叔叔，是你嗎？』那聲音喊叫着。我的朋友跳出來到洋台上，但是我回過頭看了看，注意到一個門，門背後，

有一個人動着。我把門打開一點，看見在牆角裏一個十二歲大小的孩子躺在在床上，抓着他的頭。他的頭髮是多麼長呀！同時他還在問：『叔叔——是你嗎？』我窺視着他，覺得我的手腳都在打戰，我的心臟劇烈地跳動着，我的機會來了！

「我自言自語地說，『現在，斯泰潘，現在——幹下去呀！但是我却暫時懸崖勒馬了。我的心裏想：不，我願意作這個試驗，的確我不願意！也許這就是在我的成功而幸運之多年間上帝要誘惑我所犯的罪惡嗎？謀殺一個無辜的生命！這就是你要拖我進去的深淵！』我的途徑引我走的終點：不，不，不！」

「這個想頭使我非常氣憤，我幾乎不曉得怎樣離開了那個地方，怎樣尋路到森林。不久之後，我坐在一顆樹下，在我的身旁我的朋友吸着香烟，並且輕輕地罵着：『一陣細雨降落在我們的頭上，樹林瑟瑟地響着，在我的眼前，在黑暗中，我可以看見那個瞌睡的小傢伙，絕對地無救，絕對地落在我的掌握中。再過一刻——這個孩子便完結了。』」

「這想頭具有非常的力量在整刺我，使我覺得自己和那個無救的孩子一樣了。我自言自語地說，看你在這裏，不曉得一分鐘後我會作出什麼事來，正如同我不曉得你會作什麼一樣。非常突

然的——一切奇怪的念頭都如此而來——非常突然的，你也許因我而去，我也許因你而去。這樣相互的無數是多麼誘惑人哪！而且——是誰在指使我們的行動呢？」

「到了早晨，我回到城裏，馬上去見法官斯威亞屠克漢先生。」

「請你把我捉起來，先生，」我對他說，「我是一個賊。」他確實是一個很好的人，沈靜而瘠瘦，當然只是有點蠢。」

「爲什麼你出頭自首呢？」他問我。「你和你的同伙鬪架了嗎？你們是分賊不勻嗎？」

「我沒有同伙，」我說。「我是一個人作的。」我非常蠢地把我全部生活的故事都告訴他，正如我現在告訴你一樣，我告訴他上帝對我是玩了怎樣殘酷的把戲。」

「但你爲什麼說是上帝，斯泰潘·伊里齊，我打斷他的話插嘴說，『而不說是魔鬼呢？』」

「世上沒有魔鬼的，」他說。「魔鬼只是狡猾的人心創造出來的——人們爲是證自己的卑劣才捏造的；同時這捏造也是爲了上帝的利益的，因爲如此他可以不受責難。世上只有上帝——還有人——再沒有別的。一切像魔鬼的人——猶太人，卡因，俄皇，恐怖者伊凡——他們全是人類的杜撰，造出他們來以便把人羣一切積蓄的野蠻與罪惡都加在一個人的身上。請你相信我，確實是這樣的。是的，我們這些可憐的魔鬼糾纏在我們的罪惡裏，於是我們想法發見一個比我們更壞的東西——簡而言之，一個魔鬼。我們是壞的，但我們覺得，我們並不太壞；還有比我們更壞的人。」

「我再來同你談那個法官，他有幾幅肖像掛在牆壁上，房間佈置得很精緻而安適。他有一個善良的面孔，不過這不算一回事，因為許多爛東西也時常在漂亮的招牌下出賣的。可是，當我正對他講我的故事時，在我上面的樓板上，有人在彈鋼琴。這聲音擾亂着我。我心裏想，上帝，你看，一切的事你把它弄得多種！」

「我談了許久，法官靜聽我的話，如一個老婦人靜聽教堂裏牧師的說教一樣，然而他却不理會。」

「當然，我會把你捉起來，」他說；「送你去受審判。但是我可以保證，如果你把這裏對我講的話都講給審問官聽，他們會放了你的。在你的面前，」他接着說，「我看不見一個監獄，而是一個僧院。」

「我覺得很難過。你是不明事體的，」我對他講，「我再也不願多說一句話。」

「喔，他送我到警察所裏，幾個偵探偵察我。『我們曉得』，他們說，『你自由出來的那件盜案並不是你一個人作的。告訴我們，你的同伙在哪裏？然後——來和我們一同工作。』」

「當然，兩件事我都不肯答應——於是他們開始鞭打我。他們什麼東西都不給我吃。他們餓着我。這時我受了一點苦，這倒是的確確的。」

「其次審問了。我不喜歡這種事，一句話都不講。審問官發火了，送我到監獄裏。我躺在那裏，和我一起的那些人們比蛆和畜生好不了多少。」

「哈，我又思索了，上帝呀，這一切被你弄得那麼糟啊！真是多麼糟啊！這個想頭不斷地起

在我的心裏。既然一個人的生命完全是受着上帝的指揮，所以他會作什麼事，在我看來是沒有關係的。」

「關於那個監獄，我不能多說，我出來之後，四外望了望，到處漂泊了一陣，在一家鑄鐵廠裏工作，可是不久，就辭去了，鐵廠太熱了。同時，我也不喜歡鐵或任何類的金屬——所有的人生的困難都來自它們，所有的困難，所有的鑄與鑿。若是沒有金屬，一個人可以更簡單更安逸地生活着。」

「我作了各種的工作，甚至連洗廁所；我要承認，有什麼東西在拖我去作最污穢的工作。於是我決心作一個浴場侍役來試驗我的幸運。約有十七年，我替人沐浴，想法不使他們受刺激。刺激人們有什麼好處呢？如果你用正當的看法，刺激人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我憐憫人們，因為他們是那麼孤零——而且總而言之，我覺得人生是有點陰沉的。」（完）

下期要目預告

- 救災，戡亂，肅官 段念茲
- 從那裏「節約」起 程仲文
- 對警管區制的意見 黃一裳
- 吳市長的感想與信念 張契渠
- 我加入左社 蕭克念
- 黃色文化 念茲
- 火柴盒收藏家胡適博士 陳因

商標局註冊第三七〇三號 經濟部登記設字第五七九號

天福染織布廠

鸞鳳圖

一本萬利

好市發財

一定發財

春風得意

天姬送子

楊柳美人

琴美人

素良玉

劍俠圖

老家庭

雪衣娘

工廠

事務所

工廠

各色標準色布

各色摩登藍布

各色元布元斜

各色陰丹士林

愛國藍布

漂布漂斜

嗶嘰直貢

元白府綢

廠址

北無錫路46弄

電話九三〇五

海防路人和街

電話三一四九八

從北平跑回故鄉，頗覺煩燥。眼看南方各地大學都在招考，我怎麼辦呢？這時，縣裏同年畢業的高中生，大抵走光了。爲這事，我會從鄉裏特地跑到城裏一次，還是沒有結果。最後，是聽了方瀾的話，決心匹馬單槍跑武漢。事先，家裏的人很爲我擔心，就是東海和方瀾，送我上車時，亦不免替我這個鄉巴佬，掙一把汗，我呢？除掉決心不再「全付武裝」只帶一隻手提箱，以免再去「送禮」外，心裏亦並不舒暢，何況，大家都說武漢那地方，是個大水碼頭，實在利害，要小心上當才是說得我好生不安。

但終於要走了。走時，自己覺得非常悲壯，東海和方瀾送我到北站時，恰巧碰見一個方瀾的小學女同學，樊鏡秋，另外還有兩位女的。一問，她們亦是到武昌去考學，但方瀾並沒有替我們介紹，只是互相把名字寫了一下，並且對我說：路上必要時，我可去找她。她們一定會幫忙。

武昌去來

尹雪曼

結果，幾次三番，我總找她們商談商談，都因臉皮嫩作罷。二十六年，河南還很少男女同學的學校，所以對女學生，我們因爲一向是可望而不可及，便不免充滿神秘之感。

到了漢口，一下車，事實的需要，便把我們拉到一塊了。她們守行李，我去僱洋車。過了江，我便跟她們到一個朋友家裏落腳，又因天晚，只好借住一宵，大約是女多男少吧，我記得那天晚上，她們對我頗爲優待。

第二天，我便搬到江邊斗級營，住在一家泰和公寓裏。在泰和公寓住有二十幾天，值得一記的是認識了幾位「舉子」，後來却都成爲同學。一位是王廷瑞，一位是石彥三，一位是李光那。

就中以王廷瑞最會鬧，最會玩，給我的印象最深。這時我隔兩天。總抽空去看看那幾位董司，而且榮幸的很，她們的芳駕，亦會到公寓裏來找過我。因此，我便成爲大家談笑和取笑的中心，雖然如此，我自己那時却是非常的敬愛她們，不敢有些許其他的念頭。

但不幸的是八月四五號，武漢的空氣亦突然緊張起來。謠言非常多，日本軍艦已把日橋運走，但日運來幾架飛機是準備轟炸武漢的。如此一說，人心便大亂起來。樊鏡秋三個人，連夜來找我，商議逃走的事。我記得我們四個人會坐在長江岸堤上，望着隔岸繁星的燈火，那時清風徐來，使人心曠神怡。我們談了半夜，結果我却沒有答應同走，因爲她們已考過燕京，我却一個學校也沒考啊！

第二天，我帶着我備有那隻小提箱，在江漢關候她們來。準備請她們把我這僅有的財產順便帶回去，只剩了我這個人，和幾本書，一支筆。這自然是受了北平的教訓。誰知左等不來，右等亦不來一直等到天黑，心想大概她到過去了吧，便只好快快地回去。到公寓裏，自然又給他們取笑了一番。

現在想來自然是一流年不利，不然的話，爲什麼到處逃難？第一次雖然我後悔沒有早走，但第二次却欣幸着能够留下來。要是這次跟她們跑了，我這頂學士帽，到現在能否戴上，恐怕大成問題了。她們雖然跑了，但日本飛機亦並沒有來。我考完平大法商。那時已是八月十二日，十三日一早，正是「八一三」的清晨，就搭車回家去了。

本刊第一·二·三期要目

- 勝利之後教育第一..... 顧仲彝
- 國民大會的難產..... 程仲文
- 漢奸們難逃一死..... 張契棠
- 向官僚政治挑戰..... 程仲文
- 東北問題應由誰負責..... 戴廣德
- 迷霧中的上海文化..... 魯莽
- 誰該接收日偽遺留品..... 張契棠
- 教育與師資..... 張文成
- 烏烟瘴氣的國際局勢..... 吳澤炎
- 應抑止的官僚資本..... 黃一裳
- 還鄉..... 徐轉蓬
- 「五三」·「五四」..... 張十方
- 風雨少年..... 蕭克念
- 沉默..... 黎光
- 逃出北平..... 尹雪曼
- 沒落家庭和我的可笑模樣..... 蕭克念
- 追尋幸福的原因..... 侍桁譯
- 平陸爭奪戰..... 張契棠
- 野台子戰..... 田禽
- 失了母愛的歲月..... 蕭克念
- 輸了棋的國王..... 張文元
- 獻給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的朋友..... 張文元
- 共同努力..... 張文元

參加「中國名畫家叢刊」

溫肇桐

作者是一位近代的藝術研究者，對於著名的「四王」作品，更有獨到的研究。會著有「清初六大畫家」一書。六大畫家者，四王而外，加吳漁山惲南田是也。因這一本書的寫成，又逐漸增添了三部，集成「中國名畫家叢刊」。本文便是作者自叙寫成該叢刊的經過。

——編者——

抗戰勝利前一年的暑假——卅三年七月，在家裏開始寫一本「王石谷」。

我為什麼要寫「王石谷」？理由是非常簡單的。因為在敵偽控制時代，只是研究古人，消極地說，便是逃避現實；積極地說，或者是發揚聯邦文獻，民族文化，可能表現文化抗戰的一些微弱的力量。

在客觀的需要上，也可促成我寫「王石谷」。

當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的上海藝術界，大多傾向於古藝術品的收藏與鑑賞。而「四王」作品，真是有着求過於供之概。我是一個從事於藝術研究的人，「四王」之一的石谷，是我們的鄉先輩，藝術界的朋友們，看見了我，常常會問起關於他一生事蹟與藝術的評價，所以，我寫「王石谷」還是爲了答覆藝友詢問的便利的原故。

大約化了一個多月的時光，從志籍史乘中整理得到了石谷一生的事蹟，從畫論畫史中又獲得了他藝術的評價，寫成一篇石谷生涯與藝術的評傳，後面，又把可考的年月事蹟，編成一個年表。暑假終了，攜之赴滬，想把它單行出版。

海翁看見我的「王石谷」，他表示非常滿意，幫助我解決出版的問題。

是秋涼時節罷，某天的上午，我在世界書局和陸高誼先生商談印行的事。

陸先生任世界書局的總經理，是一位喜歡中國書畫藝術的人，富收藏，精鑒賞，他極願意接受「王石谷」，可是他要我至少寫全「四王」，最好「清初六家」，如果各時代的代表作家，都能够寫成的話，他又肯編成一部「中國名畫家叢刊」來出版。現在，看本叢刊的前

言中，我們可以知道他如何地表示出版的意義與決心。他說：

「……一國藝術之提倡，固不僅在於藝術作品之展覽，而尤賴於藝術圖書之出版，倘一般民衆對於藝術皆有相當常識，鑒別能力，則所有作品，自非力求進步不可。如此，則不徒粗製濫造之風，斷然可戢，而藝術水準，乃有提高之望。

本局久擬出版「藝術欣賞及常識叢書」，以爲一般民衆介紹，但以時值非常，未能迅速推行。……去秋虞山溫肇桐先生，挾其大作「王石谷」一卷來訪，見其編製體例，頗爲新穎，且與本局計劃，暗相吻合，因請其續編其他各家，合爲「清初六大畫家」一部，並進而編撰唐、宋、元、明各大畫家，而成「中國名畫家叢刊」，以期對於我國藝術教育

零拾雜經

△鄰間某機關職員每天早晨必自己去挑水，一天，途中遇見該機關長官，長官頗爲驚訝，問他：「你叫什麼名字，爲什麼自己挑水？」答：「因爲生活不能維持，不能不自己挑水。」，長官不等他說完，就說：「很好，勞動勞動對於身體是有益的，不過你把身上掛的證章去了再挑水。」

△某地有保長在發給賑款時與被燒房屋者問答，中有一段，頗饒興趣。×云：「你們被日本佬燒掉幾間房子？」「四間」。「人沒有殺死吧？」「阿彌陀佛，人口都燒哪！」忙著答應。「八十塊錢！」這裏蓋個指模呀！」保長說着翻開一本冊子，用手指着。「殺死一個人是一百十元，燒掉一間房子是二十元，你們共燒去四間，一起是八十元」保長丟下八張十塊頭的破鈔票，手一揮，揚長而去，如某保長者，真國家清廉賢能的良吏也。

△據長沙通訊：湘省災荒奇重，米貴如珠，人肉却低廉之至。鄰縣和廣東毗連，在那裏，幾千元就可購買一個少女，人肉販子常常把

，稍畫推行之責，而於先賢生平事蹟及其致力之處，作系統介紹，俾一般民衆增加觀摩嚮往之意，又未始不是一藝壇快事也。」

第一輯「清初六大畫家」(王烟客，王圓照，王石谷，王麓臺，吳漁山，惲南田。)便在三十四年二月底以前完成，我在本書的「自序」中曾說明寫作的動機，目的與經過：

「余幼即嗜繪事，始研泰西畫法，繼治美術教育。乙亥以還，廁身國內藝壇，復專攻繪畫論評及藝術史學，偶有發見，雖不足云有所貢獻，然蒙先進之獎飾，同道之稱賞，每清夜捫心，感愧交集，蓋藝海浩渺，何有於我哉。」

甲申之夏，返里小住，曾撰算「王石谷」一卷，闡揚吾鄉先賢文藝，並作海內畫友見詢應答之助。秋間，攜之滬上，劉海棠先生見之，許為創獲，遂懇惠作出版計，乃商之於陸高誼先生，陸先生忻然惠允，復囑續纂清初其他五家，為中國名畫家叢刊之嚆矢，余雖自知不學，惟以盛情難却，貿然應命，六七月來，由漁山，南田，烟客，麓臺而至圓照，稽其行狀，抉其畫學依序

草成，檢閱一過，固不足因此而夢見古畫人之元氣磅礴，然六家事蹟軼聞，或可由斯得其梗概，則余纂輯之願望足矣。」

「元季四大畫家」(黃大癡，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是「中國名畫家叢刊」第二輯，完稿於三十四年的寒食節，恰巧是在上海轟炸聲中。

第三輯「晉唐一大畫家」(顧愷之，王摩詰。)是完成於五月中旬。

第四輯「明代四大畫家」(沈石田，文徵明，唐伯虎，仇十洲。)是在當熱慶祝抗戰勝利的爆竹聲中——八月十六日——寫畢。

這一部叢刊，自己認為特色的地方，是注重實際與具體事蹟的考查整理，尤其是各家分編一個「年表」，在國內藝術史籍之中，也許是第一次嘗試，因之，五代，兩宋諸家在無法考得確定的年代事蹟之前，至少有兩輯，書是暫時不能寫的。

我寫「中國名畫家叢刊」所用的理論體系，畢竟是套取了莫是龍，董其昌輩主唱的「尚南貶北」的說法，所選的代表作家，也是依據「南宗」系統。雖然，在南北宗問題尚有商榷必要的今日，似乎應該

來找一個中心理論或標準，可是，文人畫究竟佔着中國繪畫史中重要的地位，這是無法否定的，同時，顧愷之以迄於四王吳惲，對藝術上的功勳，實在是非常宏大，那麼，在沒有比「尚南貶北」更合理的確定標準以前，這樣的歷史理念，或者並不算錯誤的。我並不想維繫中國封建文化的道統，相反的，確想從此發見各家的更清楚的史實與藝術價值的再認識而已。

關於本叢刊已成四輯，所用的參攷書，可分中日文兩個部門，如以內容來講，可有：通史志乘，繪畫史籍，畫論著錄，畫冊，其他五類，總計約有一百多種，可是為了史實的準確性起見，尙嫌參攷的不足哩。

我寫這幾冊書給我指示與幫助的人，是龐甸材先生和龐雲齋先生，雲齋先生對我寫石谷一卷費心最多。沈佩畦老師，把我全稿過目，校正甚多。劉海棠先生不特鼓勵我，而且把他的秘笈珍品給我看，對寫作上是非常有利的。印刷器材貧乏的今日，我的書能够印刷得相當滿意，這是應該感謝陸高誼先生的。

歡迎批評

她們運到曲江開班營業。又永興縣有寺僧烹食其同寺僧肉。原來吃人肉，是豺狼世界的無上珍饈，不久的將來，小菜場上，或當另添一菜：人肉莊，以示人類進化的驚人程度。

△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現在海參崴，等候中國政府引渡。將來偽帝受審，預料欲賭丰采的人，一定不少，法庭又將擁得立無隙地。

△報載：杭州市這次選舉市參議員，有一個茶房，有一個黃包車夫，都已當選，如果屬實，倒是真正的民意代表，如果有一家報紙的採訪記者，去訪問他，問他對市政意見，寫篇特寫文章，這才配叫做「人民的報紙」。

△據路透社電：德漢堡醫院會以病人頭髮製成食物，其味如魚醬云。我們長髮人聽了這個消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可增加一筆小小的收入，至少理髮可不化錢了；憂的是稅務局又要到我們頭上打算盤，而且更怕剪髮盜光顧，以致日夜不安。

△梅逆思平在宣判死刑退庭後，乘着汽車返回看守所時，一個旁聽的女人看見了對她的同伴說：「這個就要死了的東西，坐汽車恐怕也是最後一次囉。」

富家子弟時常走入農村

巴黎學生生活動態

法新

巴黎學生為使自己在學校生活之外，多吸收一點社會經驗，多看到一點社會現象起見，自動地組織了一個社會活動總會。在總會的指導之下，學生的社會活動有團體活動與個人活動之分。由會方負責把這些團體或個人介紹一個適當的對象，這種對象的選擇每每是故意的採取些和他們一向的生活習慣完全不同的地方和團體裏，譬如說那些學生是些富貴子弟的，會方就會故意的介紹他們走入平民社會和農村裏去。會方有時根據每個學生的專長去介紹他們社會活動的對象，例如會方介紹他們去作青年學徒或家庭教師，替那些失學的青年補習功課，巴黎郊外聖德地方的青年療養院也是他們活動的對象，工廠裏面各種文化和藝術團體，他們也常常參加進去，作指導和協助，那些團體的發展，會方並鼓勵女同學常常去幫助她們已做個母親的同學料理家務或是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幫助工廠裏那些女工。

會方對於學生的社會活動這樣的做法所得的結果常常是非常滿意的。有時一個學生忽然對於他所選擇的科目不感興趣甚至性情思想都變了而且對於他所處的環境老是感覺不滿。會方就把他介紹到某一個工廠或是某一個農村裏去實習幾個禮拜以便改變他的環境增加他的意志，結果往往等到他回到他以前所處的環境時不但他本人已收恢復了思想的健康，並且將他的心得轉告給他的許多同學。

總之運用這些巧妙的方法總會對學生社會活動的領導，可使那些青年學子一面在求學，一方跳出他們各人狹小的生活圈走進那廣大的社會去會去體驗去學習，增加他們人類文化的經驗。會方指導的成績是成功的，未來的希望是遠大的。

女學生要幫助料理家務



△某校一教室與市街毗鄰，有門通達洋台，值烈日堂空陽光直射之際，同學均感炎熱，校方特設竹簾一具，以為遮蔽；甫及裝竣，適某女教師到堂授課，方詢問某生化學公式時，衆皆匿笑，有人忽飛出小紙一方，上書「西太后垂簾聽政」，女教師沒有辦法，只伴作不見。

△某地舉行會放，內有一物理題目：「飛機何以不能停在空中？」其中有一答案謂：「飛機不能停在空中的原因，因為空中沒有飛機場。」答者真是聰明透頂。

△有初學吟詩者赴花園中找尋材料，首見蝴蝶飛，青蛙叫，得一句：「蝴蝶開閣叫」，又見金魚游，飛鳥過，又得「金魚蓬蓬飛」，花園牆矮，可見牆外行人的頭，又得「牆上人頭走。」末句苦思不得，至半夜忽憶火腿懸走廊，乃披衣而起收進，忽聞雞鳴，於是湊成末句：「夜半火腿啼」。

△有一鄉間富紳搭車至滬，買了一張四等票，擁擠在垃圾車即四等鐵皮車中，適有一友人看見，不禁驚呼道：「×公您老人家為什麼搭四等車？」富紳却回答道：「因為鐵路上不掛五等車，所以只有搭四等車。」

△大官罵中級官，中級官罵小官，小官罵勤務兵，勤務兵回家罵老婆，老婆罵小孩，小孩打小狗小貓，小狗小貓汪汪叫。或曰「上級命令，貫徹到底」。

△五十年前，母親們往往對她們的女兒說：「你為什麼常常走出繡房呢？」到了現在母親往往對女兒說：「你為什麼常常同男朋友去看電影呢？」五十年以後的將來，母親一定這樣問她的女兒：「你的小孩是那一個男朋友的呢？」

△男人所鍾情的是他最後的一個情人，而女人所念念不忘的是最初的一個情人。

△相傳男女之結為夫婦，是有月下老人在為他們連了一根紅線，而後結合的。那是在這亂世的時候，男女關係非常複雜，如果這根紅線看得見的話，街上紅線會成爲蜘蛛網一樣，人簡直沒有辦法走路了。

經緯信箱

◆張良問：現在米價狂漲，平民感覺生活大受威脅，究竟有無解救方法，以免麻煩？

唐吉答：辟穀，即不吃飯也。其法有三。(一)昔晉惠帝問災民：既沒有飯吃，為什麼不改吃肉糜。肉糜即揚州館子的大燒獅子頭。現在上海便有許多信奉了晉惠帝的聖旨，每天以魚肉為食，米價漲落於他不生多大關係。(二)專吃民脂民膏，吃飽了也可以不開米價的漲落。(三)跳黃浦。三者之間，任你自擇其一。

◆鍾華民問：這幾天各報都在「批評」警管區制。理由不外是妨害居住自由，侮辱了人格，把老百姓當做賊，強盜，漢奸。我自慚愚昧，却認爲此事並沒有像一班報紙所載的高論那樣嚴重。我在淪陷區住了八年，何止居住自由，連生活自由，幾被剝削了，並未見有幾位志士出來慷慨奮鬥。若說人格，在日寇前面，我們早就失去了人的地位。現在，無論如何總還比淪陷時好些，而實行警管區制之後，也未必比現在更壞些。一個現代國家

，是要在秩序中求自由。秩序與自由應該是並行的。實行了警管區，並不是不准你搬家。警察光臨到你府上，既不是捉鴉片，查賭犯，不過查問查問而已，有何侮辱之有？

強盜，賊，漢奸，臉上既沒有刺字，當然祇能向民間密查，我們既是「民」，自然應該讓他來查。正如電車上丟了鈔票，既不知誰是扒手，自然祇好大家讓他檢查，方可求得水落石出。我認爲既要警局保護百姓，又不讓他推行保護百姓的方法，這是不公平的。未知唐先生以爲如何？

唐吉答：我住在旅館中作客，實行與否，於我並無深切關係故尚未考慮及此，下期本刊有專文，請你留心一看，一面可以答復你的問題，同時也替本刊做一義務廣告。

◆陳客問：電車積勞成疾，可否請唐先生開幾味湯藥吃吃？
唐吉答：車子一兩，用米湯沖服則愈。
◆管知本問：官僚資本那一天可以壽終正寢？
唐吉答：欲消滅官僚資本，必先消滅官僚政治。欲消滅官僚政治，必先消滅官僚風氣。欲消滅官僚風氣必須發揮人民的力量。那一

天民氣可以壓倒官氣，那一天官僚資本便壽終了。

◆高藝員問：當局舉辦平劇從業員登記，這是什麼道理？難道大家都有自由獨我藝員沒有？大家都有人格獨我藝員沒有？我們爲抗戰出錢出力出汗出血，到如今抗戰勝利了，不開漢奸要登記，不見游吃隊登記，却偏要我們登記，這是什麼理？而且，從業證的格式，據說和妓女的一樣，尤其荒謬之至。咱們誓死反對！反對！請先生給我們聲援！

◆唐吉答：高老叔且請息怒，聽我道來。一，我不會唱戲，却也不想給人做跑龍套。二，我以為從業員登記與法官登記，醫生登記，軍官學校畢業生登記之類並無兩樣，一個有秩序的國家，舉辦各種職業登記是很普通的。不僅無侮辱尊嚴之心，而且有保障職業之意。你說漢奸不登記，正好證明你們與漢奸不可同日而語也。至於從業證的格式與妓女一樣，那也不必生氣。因爲你首先要明白人類的根本出發點是平等的。妓女的人格與大總統的人格並無高下之分。正如唱戲的角兒與看戲的闖老，在人格上完全平等一樣。明乎此，便可知道「確有此理」，不必反對到底了。

△日本因糧荒嚴重，曾由一部份民衆要求接收皇室糧食，未獲結果。近復要求日皇公佈所食菜單及食品供應情形。按日皇膳食，素極講究，預料菜單中不少珍異名目，倘果公佈，老饕聞之，定流饑涎，所以爲人民着想，還是不提爲妙。

△有裕川輪者經善後救濟總署拖運義民駁船四隻由漢至京，由該署出款代辦六日伙食，詎該船非特不供義民伙食，至安慶時更擬解纜，及抵京三波河江南，竟解纜自行他去，義民五百餘人幾全葬身魚腹，這一下善後救濟，才算百分之百做到成功。因爲五百人都救濟了餓魚，也善後其終身了。

經緯週刊(每逢星期日出版)

新一卷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廿六日出版

定價國幣三百元

主編者：經緯 出版社編輯部

代表人：蕭

經理：李

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

發行所：經緯出版社發行部
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村二四號